

河殤作者談強國夢與兵敗漢城

(下)

●蘇曉康●

寫強國夢·像與整個中國較勁

趙瑜事後對我說，當時他的確感到非常孤獨。「我不像你們在首都，政治文化的中心，朋友間的交流很多，各種信息靈通，精神上不孤單。我每回離開北京或太原往長治走，拎著我的破箱子，心裡揣著各種希望的念頭，同時也夾雜著說不清的惆悵和失落，回家再去爬格子。寫《強國夢》那些日子，我像是在同整個中國較勁兒，有時恨不得把電視機砸了！」

支撐自己的信念——一種未被驗證的看法，甚至是一種極不討好、有犯眾怒的見解，是需要極強固心力的。《強國夢》送到《當代》去審閱的四個星期裡，趙瑜沉默寡言，一喝酒就醉，我真擔心他撐不住。兩個月後稿子發出來，京城譁然，體育界竟懵然不知趙瑜何許人。我聽到各路消息，叫好的、挑剔的、惱怒的，有心攢到一塊想趕緊告訴他，卻不知道他又蕩到那裡去了。冷不防他又冒出來，從太原打長途到北京找我，我說：

「你小子把體育界捅了一下就不露面啦？」

「別著急。等漢城完事便見分曉。」
趙瑜預言漢城我們只能得五塊金牌，結果正好五塊。「不幸言中」——這句話對體育界來說或許有些忌諱，但對報告文學來說，乃是少有的光彩。中國有那麼多發行量極大的體育報刊，那麼多專吃體

育飯的記者、作家、學者，似乎也並非沒有預感到漢城失利的端倪，卻何故讓一個小地方的名氣並很大的野作家占了先呢？

寫罷《強國夢》，趙瑜彷彿了卻一樁心事，很少再來北京，又像往日一樣散淡起來，東遊西逛，不知又在尋摸什麼。名聲響了以後，稿價也欠了一屁股，卻沒見他正經練活兒。我問他琢磨什麼點子？他說沒想文學，只想怎麼才能撈個機會開關中美合資的吉普去周遊世界。

忽一日，他又闖進北京。這回是應上海《文匯》月刊之約，專來寫漢城失利後的體育界。我遇到《文匯》月刊編輯嵇偉，她說，編輯部在選擇誰來搞這篇作品時，煞費苦心。唯嵇偉力主此作非趙瑜莫屬。的確，寫漢城失利，誰能比《強國夢》的作者更有發言權呢？

趙瑜果然當仁不讓，摺下他正跟鄭義合作的一部電視片，再度進京。他在崇文門附近找下住處，當即去租自行車，那車行只剩一輛破爛女車。趙瑜便騎上它，晃悠悠奔體育一條街去了。

可想而知，趙瑜的名字在體育一條街自然是如雷貫耳的。就在前幾個月，當漢城敗績尚在未知之時，這個名字是遭人詛咒的，國家體委發文追究過《強國夢》的所謂「失實」問題，並聲稱要向趙瑜提出起訴；《體育報》也發表過批判《強國夢》的文章；體育界內部支持《強國夢》的少數人被視為異端，

受到壓制。那時，趙瑜早已銷聲匿跡。

今天，他又回來了。一不做，二不休，直奔國家體委主任們的辦公室，迎面碰上祕書，便道：

「我是山西來的，要見體委。」

「山西的？你認識趙瑜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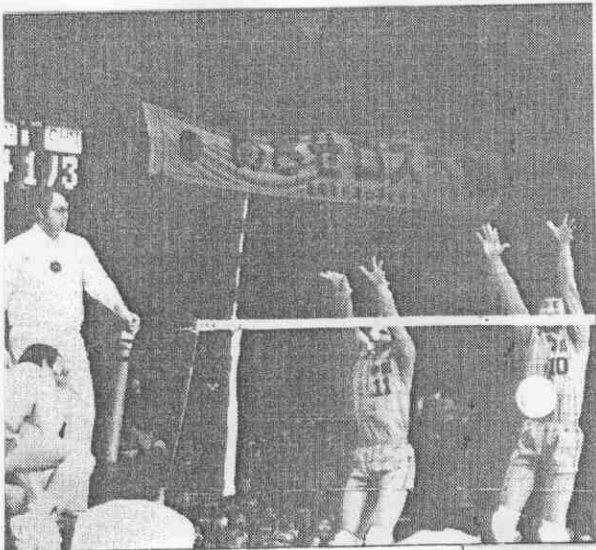
「在下便是趙瑜。」

祕書愕然。繼而十分熱情，聲稱一定要讓他見到李夢華和張彩珍兩位。趙瑜便以這種出人意料卻也是十分符合他秉性的方法開始了他的採訪。內中詳情，《兵敗漢城》已有精彩描述，此處不再贅言。

對中國體育的振興·相當關注

他曾來看我，說及漢城大敗後體育界的木然和遲鈍，心情沉重；談及女排姑娘和李寧等運動員的悲涼結局，感慨萬端；談及體委內部一批清醒而大聲疾呼改革的青年們，敬佩溢於言表。他似乎並未因體育對立；「趙小子」有如扣球的日本排球員，攔阻的中國萬里長城備極辛苦。

(蘇嘉祥攝於亞洲杯排球賽)



自己言中漢城結局而洋洋得意。他對中國體育的振興，依然是那樣地關注和一往情深。

同年初讀《強國夢》一樣，我又成為《兵敗漢城》的第一個讀者。趙瑜當初雖無緣親赴漢城採訪，但卻依然可以按照他一貫的作法，一頭栽進體委一條街上的那些運動員和教練們的宿舍裡，在懇談和閑聊之間，將漢城那令人扼腕的一幕幕內情鉤出來，用他那忽而沉重、忽而調侃、忽而冷峻、忽而輕鬆的流暢多變的筆調展示給世人，讀來驚心動魄、發人深省。完稿後他對我說，他只以一個作家的獨立眼光來看體育，《強國夢》的不幸言中，實在並非他的高明，不過只講實話而已。這一次，他仍然是只講實話，漢城失敗，不怪運動員、不怪教練，只怪我們的體育體制太陳舊、太落伍。

一個多月的突擊，天天騎著那輛破車在氣溫驟降的北京城穿梭，而後又躲進小屋不分晝夜以每日五、六千字的速度趕寫，那份辛苦是不用說的。這種拚命的勁頭，如今在作家裡已是不多見的了。我真羨慕他那強壯的身軀。

分手那天，我問他下一步打算幹點什麼？他沒再提開吉普周遊世界的事，卻重重地吁出一口氣，道：「我該回山西地面跑跑了。那才是我的正業。中國的農民、黃土高原的農民，他們的命運比任何事情對中國都更重要。我該寫寫他們了。」
1988年11月早於北京